



獻藝泉城

不知什麼原因，白玉昆一行沒有直達天津，而先在素稱「家家有泉水，戶戶有垂楊」的山東濟南演了數月之久，常常日夜兩場。夜晚由白玉昆領銜，以連台本戲《狸貓換太子》、《七擒孟獲》、《俠義英雄鑿》等為主。孟小冬掛二牌，亦常參加，頗能叫座。日場則大都演些傳統折子戲，孟小冬常演《捉放曹》、《空城計》、《珠簾寨》、《四郎探母》、《十八扯》等劇目，聲譽甚盛。

濟南，宋、明、清時稱濟南府，是一座歷史名城。城內不僅有大明湖，還有著名的趵突泉、黑虎泉等，素有「泉城」之稱。相傳濟南即便平常百姓家都是「家家泉水、戶戶垂楊」，景色十分宜人。它又是津浦和膠濟兩鐵路交點，交通便利，經濟繁榮。所以當時也是京劇演出的重要碼頭之一，南北很多名角都到過這裡。對孟小冬來說，濟南並不陌生，幼時曾隨父親跑碼頭來這裡演出過，還登台唱過娃娃生。

那時國內正處於軍閥混戰時期，濟南乃軍閥張宗昌的老巢。張籍貫山東掖縣，土匪出身。因喜食狗肉，人稱「狗肉將軍」，又因人高馬大，或曰「長腿將軍」。時任山東督辦，總攬一省的軍政大權。此人是個戲迷，有一定的聽戲水平，特別喜歡聽余叔岩唱戲，並且還與余叔岩有點交情，心血來潮時，他會派人專程把余叔岩從北京接到濟南來，陪他抽煙、打牌。當然，霸王請客，余叔岩不敢不來。再說，張宗昌是奉系大軍閥張作霖的大紅人，直魯聯軍的總司令，兵權很大，顯赫一時，有許多大人物想要巴結他還巴結不上。除余叔岩外，後來成為四大名旦的梅程荀尚以及小翠花、王幼卿、蕭長華等這些大牌演員，或來過濟南，或到過張宗昌在北京的督辦宅中（鐵獅子胡同）唱堂會戲；名武生李萬春還拜認張宗昌為乾爹。

這次張宗昌聽手下人報告，濟南慶商茶園（戲院）從上海來了個俊俏的大姑娘，花容月貌、水靈靈的，鬚生戲唱得有板有眼，很

有味道，已唱了一個時期了，很受歡迎。張宗昌聽了報告，心裡喜滋滋的，立刻叫李副官去戲院替他訂了個包廂。當天午飯後顧不上打盹，就帶著一班勤務兵前呼後擁來到戲院看孟小冬的戲。

這天孟小冬前演《空城計》，後與白玉昆合演時裝戲《戲迷傳》雙出。張宗昌看了，十分興奮，他認為這個姑娘唱得比余叔岩還好，果然名不虛傳，要嗓子有嗓子，要扮相有扮相。從此，不管戎馬倥傯，總要來戲院坐坐，不但自己看，還接連數日訂了不少戲票，讓他的家屬親友甚至下屬同僚都來看戲，說從大上海來的角兒（演員）就是不簡單。他還讓人製作旌旗贈送給孟小冬，橫的、豎的掛滿戲院大廳及舞台兩側。一時商界也紛紛倣效，錦旗、花籃，充塞著戲院內外，乃至台前過道。由於張宗昌連連說好，大捧特捧，那些原本不懂戲的親屬同僚，開始只是跟著湊湊熱鬧，待看了幾場《狸貓換太子》、《槍斃閻瑞生》、《鎮江甘露寺》等，漸漸也就看出點門道來了。再後來春暖花開，柳枝新綠，他們乾脆一連幾個下午都把孟小冬等請進張宗昌的官邸，要他們在張府唱堂會，這樣府裡的女眷也能坐下來看戲了。堂會不比戲院，沒有一排排座椅，而是臨時搭建的簡易戲台，觀眾席裡則擺設若干張「八仙桌」，前排正中為貴賓席，這是來客中少數軍政要員、社會名流等頭面人物的專座。主人的妻妾及姨太太也均拋頭露面分桌而坐。

這天，張府門前有兩名全副武裝的士兵肅立大門兩側，府內懸燈結綵，燈紅酒綠，鑼鼓喧天，人聲鼎沸。院內亭台樓閣，前院後院，都插滿彩旗，裝飾一新，很像辦喜事的樣子，每張「八仙桌」上都擺滿果品、茶點，真比過年過節還熱鬧許多。再說張宗昌的門第高華，氣勢顯赫。他的姬妾成群，難計其數。這樣說一點也不誇張，就連張宗昌本人，也搞不清楚他究竟有多少個姨太太。據說，張宗昌有一次去向老帥張作霖要兵餉，張作霖覺得張宗昌佔有一省的地盤，搜刮了不少民財，怎麼還來要軍餉，於是便問

張宗昌：「山東省一年省庫收入多少？每年要發多少兵餉？」張宗昌本來想能要到多少算多少，從來沒有量入為出的觀念，其軍隊每年所需的軍費和軍餉自然更不知道。他此時面對的是老帥，不敢胡編亂造，只好說：「我不知道，我要問軍需總監才行。」張作霖笑了笑，又說：「那麼你手上有多少人馬，總該不會不知道吧？」結果張宗昌也是結結巴巴，說不清楚他手下到底有多少人馬。只好推說：「這要問問參謀長金壽良就知道了。」張作霖心中生氣，但又不便發作，畢竟張宗昌曾經為他出過力、賣過命，於是開玩笑似的又問：「笑坤（張宗昌字）啊，那麼你有多少個姨太太應該心裡有數吧？」萬萬沒想到答覆仍然是不知道。張宗昌頗不自在地說：「這得問問副官長李子清，我哪裡有這份閒工夫去算那筆糊塗賬啊！」（董守義、王加會著《張宗昌真傳》）

張宗昌說的倒是實話，因為他生性好色無度，凡遇合意女子，不管是風塵中人，還是良民之女，均羅至網中，且時有前門進來，後門出去的現象，所以誰也說不清他的姨太太到底有多少。又因張的鐵蹄曾廣踏於奉、魯、直、京、津、蘇、皖、贛、寧、滬諸地，鐵蹄所至，隨時隨地，霸佔民女，納妓為妾；凡是出美女的著名省市，他都要選一位美女在他的後宮裡，因此，他的妻妾隊伍中有蘇州夫人、杭州夫人、天津夫人等稱呼。還有外籍夫人，如高麗太太、日本太太、白俄太太、南洋太太……總人數隨時浮動，一般情況下，「後宮」總有四十名左右姬妾。而現在住在督辦府裡的，少說也有二、三十個，各自打扮得珠光寶氣，塗脂抹粉，千嬌百態。加上她們身邊都還有一兩個十五、六歲的丫環侍女，也個個花枝招展，容貌秀麗，浩浩蕩蕩出現在觀眾席上，倒也不失為張宗昌府裡一道亮麗的風景，真可與戲台上的丫環宮女相媲美。

俗話說「醉翁之意不在酒」，張宗昌表面上是看戲，實則看人。自從孟小冬一連幾天來到府裡唱堂會，十七歲的她，雖然扮上

男裝，帶上鬍口，說不上美到哪裡，可是扮戲前的孟小冬，卻是一百六十四公分頎長窈窕的身材，亭亭玉立，頭腦門上留著「瀏海」，一張瓜子形的臉上，沒有濃妝艷抹，甚至沒有脂粉，但仍顯得端莊秀麗，婀娜多姿，堪稱容華絕代。也許是為了故意不招人注目，有時到張府來，女兒身的她，乾脆穿起了長衫，戴起了禮帽，而且還把帽簷拉得低低的，足下一雙帶有鬆緊口的黑色布鞋，淡妝素面，外表絲毫不作修飾，完全一身大男孩打扮。

然而，儘管孟小冬用心良苦如此遮掩，但張宗昌天生好色，畢竟是在女人堆裡滾滾慣了的老手，見識過的女人太多了，豈能不識貨，孟小冬又怎能逃脫他那雙賊眼。因此任孟小冬如何隱蔽「偽裝」，總掩蓋不住她那天生麗質、秀在其內的動人姿色。在張宗昌眼裡，體態玲瓏的孟小冬，她那清秀的眉眼，挺挺的鼻子，小巧的嘴唇，一切都搭配得那麼和諧，真好似畫中的美女，夏日池塘裡的蓮花，更猶若天仙下凡，光彩奪目。他常聽人說，古代什麼崔鶯鶯、楊貴妃，都有傾國傾城的美貌，現在看來，怕都比不上眼前的孟小冬。

張宗昌對孟小冬的一舉一動，百般討好，萬分慇懃，令孟小冬師傅及全班同伶都為之焦慮，十分害怕。因為在舊中國，一個女藝人，稍有姿色，就隨時有被吞噬的危險，人身根本得不到法律的保障。他們擔心孟小冬萬一落入這個「狗肉將軍」的魔掌，豈不毀了終身。正在人們為孟小冬提心吊膽，考慮下一步該怎麼辦時，一份突如其來的電報，扭轉了這一荒唐而尷尬的局面。

原來第二次直奉戰爭即將爆發，張宗昌接到上司奉系大軍閥張（作霖）大帥的一封加急電報，召他火速北上，共商戰事，不得延誤。在這個節骨眼上，眼看「天鵝肉」將到嘴邊卻又「飛」走了，令張宗昌哭笑不得。他有心不理這封電報，給他來個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，但又考慮張作霖的勢力太大，他還不敢直接違抗主子的軍

令，因為他手下軍隊的糧餉、馬草都要依靠這位主子供給。再一說，張宗昌畢竟還比不上春秋時，那位只要美人而不顧江山的吳王夫差。他權衡再三，認為孟小冬是個小唱戲的，就是插翅也飛不了多遠，等他回來再說。

張宗昌一走，孟小冬如釋重負，堂會自然也就停了。接著直系大軍閥曹錕下令討伐張作霖，蘇浙兩軍又開始激戰，浙軍第一軍總司令何豐林下令總攻擊，濟南戰事也一天天吃緊。這樣，孟小冬一行趁此混亂之機，結束了在「泉城」的演出，倉促離開了山東濟南府。

後來，煊赫一時的張宗昌不料於一九三二年夏，在濟南火車站被人刺殺。屍體運抵北平前門火車站，移厝什剎海北之廣化寺；出喪時，迎送者寥寥無幾，場面淒涼冷清。只有其最愛的窈窕矮小的第十四妾披麻戴孝，此外尚有張宗昌義子、名武生李萬春父子等步行於送殯行列，所有姬妾則各分得三千金遣散，這是後話不表。

